

中华才子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风流奇才



楊 龍 友

李云飞 / 著

明清交替时期的争议人物

孔尚任《桃花扇》里的倜傥才子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才子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风流奇才



楊 龍 友

李云飞 /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奇才杨龙友 / 李云飞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44 - 2

I. ①旷… II. ①李… III. ①杨龙友(1596 ~ 164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073 号

风流奇才杨龙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责任编辑: 阎循平 杨 礼

封面设计: 陈 电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544 - 2

定 价: 35.00 元

内容提要

诗人画家杨龙友与四位秦淮名妓相识相爱相恋，有情人终成伉俪，他们携手并肩无怨无悔地走进反清抗暴的战地，直到壮烈殉身。这个真实历史故事为杨龙友用自己的热血完成的最后一幅图画增添了艳丽的亮色，也为这些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谱写了一曲忠于爱情、慷慨激烈的壮歌，为后世留下了生死绝恋的传奇。

作品从杨龙友二十七岁写起，揭示了这位天才诗人、画家、爱国志士对祖国大好山河执著的热爱和艺术成长的道路，以及教书育人、关怀民生、乐于助人、顾全大局、反暴举义、英勇献身的一生。反映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人物的曲折历程和这个风流才子的特殊情爱与人格魅力。同时也塑造了这些名妓悲惨的命运与伤痛，和这些处于极端屈辱境遇的女子渴望自由、争取平等、追求幸福的崇高心灵，与人性中落拓不羁的个性放射出的人性美。作品将这个明清更迭的时期展现得异彩纷呈，将正义与邪恶、卑鄙与高尚、情爱与肉欲，将欺世盗名者与脚踏实地、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真人互相映衬，使种种人性得到充分的揭示，以期读者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获得深沉的历史感悟与思考，在矛盾横生、悬念迭起、奇峰突转的情节中得到美的享受。

主要人物

杨龙友——名文骢，著名画家、诗人，爱国英烈，官至明隆武朝兵部尚书。

马婉容——名娇，女诗人，秦淮八艳之一。

方芷生——秦淮八艳之一。

珠玉耶——秦淮八艳之一。

李陀娜——秦淮八艳之一。

李香君——秦淮八艳之一。

葛 嫩——秦淮八艳之一。

吴 易——字日生，白头军首领，明隆武朝兵部尚书。

孙 临——字克咸，号武公，明隆武朝兵备副使。

张 岱——字宗子，绰号彩蝶，官授鲁监国政权职方主事。

鹃 儿——苗族，明义军女首领。

阿 木——苗族，明义军战将。

马士英——字瑶草，明弘光朝首辅。

侯方域——字朝宗，复社四公子之一。

阮大铖——字圆海，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后降清。

黄 澍——字仲霖，明左良玉部监军，清福建巡道。

目 录

第一章	一掷千金	(1)
第二章	怜香惜玉	(26)
第三章	红颜知己	(50)
第四章	蜚声三绝	(69)
第五章	教书育人	(84)
第六章	兴利卫海	(91)
第七章	附廓知县	(108)
第八章	两种情爱	(130)
第九章	写扇绘兰	(151)
第十章	疾风劲草	(161)
第十一章	除奸首义	(182)
第十二章	红粉密使	(197)
第十三章	渔舟唱晚	(215)
第十四章	筑梦联军	(229)
第十五章	龙泉铸剑	(248)
第十六章	旷世奇恋	(260)
尾 声		(276)
后 记		(278)



第一章 一掷千金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杨龙友遵从父命护送亲眷离开故乡,买舟东下,一路上顺风顺水,今天早晨到达了留都(南京)水西门码头。

旭日冉冉地从大海上升起,朝霞流光溢彩,悄悄地在這個二十七岁青年高凸的额头、挺秀的鼻梁和白净的面颊上灿烂地镀上一层酡色。江风吹拂,鼓荡起他一袭青衫,把一路上的仆仆风尘抖落干净,使衣衫上的蜡染花朵迎风招展,吐露芬芳。

江南草长,桃李芬芳,黄莺儿婉转地唱着春曲。蜂蝶翩翩起舞,采花酿蜜,紫燕轻轻地掠过水面,衔来水芹春泥去建筑自己的巢儿。钟山虎踞,大江龙盘,明霞射彩与波光相荡,帆影翩翩。刚刚从故乡战争魔影中走出的他更加感到和平的珍贵。他高高地舒开双臂,做了几次深呼吸,赞美道:“啊,好一番盛景,又遇上这样大好的天气!”

“客官,你看,这是火烧云啊!按我们船家的俗话是,‘早烧阴,晚烧晴,半夜烧云到不明’——是变天的兆头。”

听了老艄公的话,杨龙友要抓紧这个时机作画,迅速回到舱里取出文房四宝。妻子越秀婕急忙打问道:“你哪里有这个闲工夫,马士英舅舅马上就要来接舅奶奶了。”她蜡黄的脸上浮起姣好的笑意。

“秀婕,你病体未愈,早春的天气是副娃娃脸,变化无常,还是多休息休息。我已经派人报信去了,舅舅来接还要费些时间的。”

“你通知了,他这么久还不来,成心把我们甩在干岸上!是不是?”

在贵阳被叛军围城的时候,越秀婕惊惧不安致使小产,连草根树皮都难



得果腹的十个月中，杨龙友参加民兵守城，根本无法照料妻子，致使她病情日益严重，脾气也越发暴躁起来。杨龙友只好宽慰她说：“别瞎叨叨了，舅奶奶在后舱呢，听到了多不好。”他轻轻地掖好她散开的被子。

“有什么好不好？他妈住咱家多少年了，吃的穿的他哪里管过？乐得他自己逍遥！”

舅奶奶正在后舱侧耳谛听。

杨龙友继续说道：“咱们照料舅奶奶，是本分，不能老挂在心上。你心胸要豁达一点，宽容一点，病才能快些好。好了，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我去作幅画儿。”

越秀婕咕哝着，儿子小鼎卿已经跳起来，乐滋滋地叫着：“妈妈，别闹，我要看画画。”拉着爹爹的衣襟走上了船头。

杨龙友摆脱了妻子的纠缠，取出了文房四宝，一颗心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他心无旁骛，尽情地去捕捉大好江山的美好与神奇。双目闪闪，显得乐不可支。一管笔挥挥洒洒，将秀美的图景已经移进了画幅。旁观的人们在江岸已布起了一堵人墙。

“杨公子！杨公子！”人墙外传来一阵欢叫。

这时刻，杨龙友正琢磨着怎样去融会传统画论中的“三远”技法来创造一种特殊的笔意，对于人墙外的呼声已听若罔闻，同时他哪里相信在这离家万里的异乡除了马士英还会有什么熟人。所以他仍旧埋头作画，挥笔泼墨，五指生风，如天马行空，奔腾驰骋。

“杨公子，你眼睛生到脑壳上了！”陆怒飞大声叫着，粗壮的身子已挤过人墙。

“哎哟，陆哥！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杨龙友充满了意外的惊喜，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两年前他俩都是守卫贵阳的民兵，参加了敢死队，从叛军丛中突围，求得援军后，陆怒飞参加了追击溃敌的战斗，自恃勇武不听瞎指挥，被昏聩无能的长官打入牢内。怒飞一怒越狱逃跑，辗转来到了南京。

怒飞气冲冲地叙过，热情地邀请龙友到他开办的饭庄居住。龙友哪肯拖



累怒飞，婉言相谢，说是已经通知马家。怒飞坚持着要设宴接风，道：“嗨，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莫非你贵公子眼高，只看得起你那挂角亲^①的马家，到我小店坐坐就怕沾上一身穷气！”他绷着黧黑的脸，伸出粗壮的大手，一把把杨龙友的画幅夺去。龙友推辞不得，嘱咐身旁的小阿木去告诉家人说他少刻即回，就同怒飞去了。

人世间平平常常的日子，一天天总是昨天的翻版；从浩劫中活过来的人的日子，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杨龙友打量着陆怒飞一身崭新的直裰，一上岸就听到他叫喊着雇来一顶轿子。杨龙友感到这个浪迹天涯的汉子一准是发起来啦，叫道：“陆哥，发大财了？”

“嘿嘿，多亏讨了个好媳妇，开了个饭庄。”

轿子颤颤悠悠向前行进，笙歌袅袅，不绝于耳。杨龙友三岁就跟着上任的父亲到了大运河上重要的商埠淮安，十岁时到北京居住，对于这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已经久闻其名。此刻他举目望去，秦淮河对岸歌馆楼台鳞次栉比，处处飞檐高挑，描金画凤，绮窗绣幕，五彩纷呈，曲槛徊廊，精美雅致，与周围桃李烟柳相映生辉。粉白的山墙，黛色的屋瓦，呈现在这位画家面前的是一片对比鲜明的色彩。马头墙傲然凸起，向天挺秀，沿河的露台又悄然伸进青粼粼的碧波之中，相互间珠联璧合，结合得那么自然、协调。笙歌袅袅与河中潺潺的柔波相映相和，将河中的倒影搅成了奇花异卉。画舫如梭，将它们织成了一川锦绣一川虹霓，虚实相生，美轮美奂，和谐一致。水乡建筑师这种借景造景的大手笔，更引发了杨龙友这位诗人画家的极高兴致，使他深深地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当他正在啧啧惊叹之时，已经来到陆家饭庄阔绰的门脸。

店内宾客盈门，随着陆怒飞一声吩咐，店小二已将桂花板鸭、东坡肉、烩桂鱼、活蹦乱跳的虾子、东海莼羹等十样佳肴和一坛杭州梨花春老酒摆满了席上。怒飞举杯敬酒。龙友道：“难得如此盛筵，还不快快把嫂子请出，容小弟奉敬一杯。”

“哎，免了罢。实在不好意思。”

① 挂角亲：贵州方言，远亲。



“两年的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不好意思？陆哥，你若不请，小弟难以进食。”

“她……她……”

“她怎么了？”

“她、她可是个歌妓……”

“脱籍了罢？”

“嗯。”

“哎，能搞起这么大的饭庄实在是个贤惠能干的女子。快请出来，容小弟一拜。”

杨龙友话刚落，随着一阵粉香，一个徐娘半老的妇人风风火火地赶到席前，敛衽施礼，道：“承蒙公子不弃，华月琴这厢有礼了。拙夫常常提起公子忠心侠胆，擅长书画，是乡试中张汝霖选拔的第一名举人。今日有缘相见，容拙妇满敬此盏。”

经妻子提醒，陆怒飞兴致勃勃地展开杨龙友尚未完成的画幅。它描绘的山水立时吸引了满堂宾客的眼球。

一个小个子甩开与之交谈的一对男女，忽然赶来，兴奋地问道：“座上莫非是杨龙友杨先生？”

龙友放下酒杯，拱手答道：“正是在下。”

这位青年名唤张岱，字宗子，绍兴秀才，二十七岁，长得白净，生性活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小，绰号彩蝶哥，自称蝶庵居士。原来就是杨龙友乡试时的座师张汝霖的嫡孙，当然久闻杨龙友的名声。此时他欣赏着这幅画作，连声赞不绝口，遂插进座中细叙。新朋旧友，一派欢腾。

华月琴道：“这楼上尚有四间余房，如公子不弃，何不暂且住下，彼此也好照顾，定使小店蓬荜生辉。”

张岱调笑道：“老板娘真会生财呀！”

月琴回击道：“彩蝶哥，亏你说出这样的话。杨公子是夫君生死至交、患难兄弟，俺岂能收他分文。”

杨龙友急忙说出已经通知马士英家了。

张岱听到马上皱起眉头，道：“这又何必。据学生所知，马士英作为留都



兵部主事，乃闲员一个，住舍简陋，薪俸微薄。此公焉能容得阁下？老板娘既然如此相请，杨先生何必推辞。”

华月琴赞道：“彩蝶哥这句话说的才是正理。”

张岱道：“说正理，老板娘你可算找到了发财的诀窍了！”

“什么诀窍？”华月琴动气地在张岱的眉头点了一指头。

张岱说：“大画家进门，就是招徕主顾的金字招牌啊。一百年前出了一个唐伯虎，他到了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会蜂拥而至啊。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陆怒飞不解地问：“啥、啥子虎？”

“哈哈，不是你的那个母老虎，是当今的大画家未来的唐伯虎啊！”张岱望着陆怒飞和华月琴逗笑。

华月琴正在兴头上，不愿和张岱啰嗦，只是横了他一眼，接着说道：

“啊，点秋香的唐伯虎，过世一百年了，咱们等啊，等啊，哈哈，等到了杨龙友这条龙啊！”

“哈哈，说得好！”张岱展示着那幅图画，拉着杨龙友向大家介绍。

观画的人们一齐向杨龙友围来，激动地高呼：“杨龙友，画得好！”

张岱兴奋地回到原来的座上去取湘笛，将他刚刚编写的[双调·折桂令]交到珠玉耶的手中，请她演唱一曲，代表大家欢迎杨龙友先生。

珠玉耶蹙着眉头，原来她和郭圣仆、张岱正在商议秦淮河举办选美花会事宜，对此毫无准备。华月琴不由分说把她俩一齐拉来，在大家鼓舞声中，这位著名的歌妓哪好推辞。她低下头聚精会神地默读着张岱写的曲子，稍时她那惹人注目的脸上由腮边蔓延出鲜艳的红霞，拨开了她适才脸上笼罩着的一丝淡淡的愁云，点燃起满脸的红潮。当她抬起头向杨龙友投来一瞬，眼睛中闪出了专注的光芒。杨龙友激动地站起来，彬彬有礼地施了一礼，这时张岱已经兴冲冲地把悠扬的笛声吹起，在郭圣仆的催促中，珠玉耶眉锁初展，绽开花瓣似的双唇，从编贝般的皓齿之间如潺潺涓涓地春水涌出，演唱道：

夜郎远客天涯亲，大难不死，必是贵人。才子龙友，妙挥彩笔，直追唐寅。异地故友，光临白门，尽畅素心。画家采花，莫负芳春，大展才华，风风韵韵。

曲子唱完，张岱催道：“学生久闻龙友先生书画诗词皆是大家，何不答上一曲，为大家助兴添彩！”全场宾朋一齐鼓起掌来。



当此盛筵美意，杨龙友兴致勃勃，起伴笛声唱道：

天涯莫道无知音，依曲奉答，敌我素心。为感白门，新朋旧雨，往事前尘。
蒙君鼓励，抒我情爱，且学唐寅。愿效蜂蝶，护花酿蜜，献我心魂，趁此三春。

大家热烈叫好，开怀畅饮。杨龙友虽然当年在苗寨和义军中练出海量，但此时也渐渐有了醉意，当张岱、玉耶、圣仆邀请他参加即将举行的秦淮选美花会时，他只是醺醺然地点了点头。

二

马士英寓居在鸡鹅巷。夹道的土墙生满了爬山虎，叶蔓纷披，使这条小路更显得古老而幽深，加上鸡鸭的叫声，更显得破败而苍凉。

马士英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现任留都兵部主事。开初，他从贵州大山中走出，觉得在这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已经感到是非常幸运；可不久，就发现自己与北京的同僚相比，无论从待遇上、权势上都有着天渊之别。所以，巷内鸡鹅的叫声常常引起他无名的烦恼。他望着自己六品补服上绣着的鸛鷀^①反而觉得如同一只落汤鸡了。

好无奈呀！明太祖开国，建首都于南京。那时，在这块龙兴宝地的官员们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威风啊！可惜自从太祖的四子燕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从北京起兵，夺取了大明第二代建文皇帝的宝座，将首都迁往北京，改南京为留都，在此虽然形式上还保留着皇宫和六部，但只不过是摆个花架子而已。

马士英生性浮躁，呆在这冷板凳上常常感到窝囊、憋气，憋躁得在他那窄窄的脑门上竖立起两道立刀纹来；憋躁得胡须乱冒，形成一副大扫把。他常常掠着它发牢骚说：“难道京官他妈的都是大妈生的，留都的都是小娘养的？”泄闷声声，混进了巷内鸡鹅的合唱。权欲得不到满足，马士英渴盼着战争。他琢磨着只有打仗杀敌立功，自己才会有出头之日。因此，他常常翻阅着兵法。

^① 鸛鷀，像鸳鸯的一种水鸟，此处指官服上的图案



天启二年，奢崇明在四川发动叛乱，兵败后逃往贵州挟持着水西六岁的头人东山再起，包围了贵阳十个月。马士英的老母还寄居在杨龙友家，城中的草木均已吃尽，他只能干着急。且不说贵阳万里之遥，就是贵州的省级大员们去年为了朝拜新主登基还滞留在京，总兵黄运清呆在黔东观望也迟迟不肯救急，要打仗也派不到他马士英的头上。所以，马士英仍旧闲得发愁。贵阳解围，他很快就收到杨龙友寄来的平安家报。马士英为了使老母亲离开战乱不定的家乡，赶忙回信邀请杨龙友带着老母亲移家留都。他深信这位乐于助人的远亲决不会辜负他的这番期望，顿时想念起杨龙友来，期盼着重温与他一起临池学画的乐趣。

杨龙友自幼酷爱画画，三岁就随同父亲杨师孔到了淮安。淮安城濒临着大运河，河上飘飘荡荡的帆影和城内花开时节飘香半城的紫藤，和奇葩千瓣的名唤“蓝田玉”的月季，酿着他童年美梦的旖旎。那时他就开始了学画。十岁时，这位小小的驄哥儿随着升迁为工部都水司主事的父亲杨师孔赴京，沿途登临了五岳至尊的泰山，连日写生，使他的胸中蓄满了磊落傲岸的笔意。杨师孔担任翰林院检讨兼福王讲官时，福王觊觎着皇位，哪里肯听他讲温良恭俭让。他就向太傅董其昌请教，这位大画家付之一笑说：“陪太子读书，是京师嘲笑人白费神的口头禅。老兄啊，何不随其昌以书画自娱。”杨师孔茅塞顿开，和儿子一齐钻研书画，并获得观摩宫廷藏画的良机。当杨师孔丁忧^①携杨龙友一齐还乡，马士英闻名赶来习画，两个人结成了画友。

马士英回忆着这段难忘的习画往事，不觉提笔画起了兰花。当他笔落纸上，哪想到却将芳兰画成了一堆杂草。他气急败坏狠狠地把它揉成了一团。抛出门外，去驱赶叫嚷的鸡鹅。不料，随着一股粪臭，同年^②阮大铖摇着扇子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马士英琢磨着，如今宦官魏忠贤已宠升成秉笔太监，把昏庸的天启帝扶上皇帝宝座的东林党人反遭受残酷的迫害。此时，一向以清流自命又与左光斗、杨涟有着乡谊的阮大铖，为什么回避开宫廷的激烈斗争，悄然地来到留

① 丁忧：封建礼制，治理老人丧事，应解职还乡，守孝三年。

② 同年：同科入选的士子互相间的称呼。谦辞中并不分年纪大小。



都？他不禁向阮大铖打问起朝中的情况。

最近，阮大铖这个精灵鬼实在摸不清两派究竟哪派能占上风。他为了避风头，准备等一等看一看。称病回乡后，更是闲得发愁。如今他想着可以效法国舅田弘遇采买美女献给权贵寻找靠山的路子，到留都来物色个出色的歌妓。此时他心里的打算哪好说出，于是绕着弯子，说起了杨龙友的父亲杨师孔来。

杨师孔负责为熹宗皇帝修陵的工程时，由于拒绝了太监们贪得无厌的索取，不久就遭到了陷害。后来，阉宦采取明升暗降的阴谋，保荐他到战乱的云南去担任学政，一心把他推上死地。

阮大铖说着，企图用这个例子透露一点朝堂中险恶的风浪，以此奉劝马士英安于现状。至于两派哪一派能占上风，阮大铖还没有摸清，更不愿多讲。于是掠着他那稀稀拉拉的几根鼠须，道：“瑶草兄呀！现在人们传说，‘到了北京，多大的官也嫌小；到了南京，多少的银子也嫌少；到了秦淮河，多少的婆娘也想找哟’。我们京官哪里有你们在留都有着享不完的清福啊！年弟初到留都就风闻到牡丹花会时要在秦淮河选美，年弟准备在贵府借宿几日，以期与年兄结伴同游呀！”

这时，家仆金贵报来了杨家到达的消息。马士英顿时弄得六神无主，连连拱着手，对阮大铖道：“哎呀，不巧。事情都碰到一起来了，只好两便了。”

阮大铖迁怒杨龙友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他决心不让杨龙友能够清静的住下。于是他神秘地眨着眼睛，摇动着扇子，做出十分关心的模样说：“适才纯属开个玩笑。年弟在此，人熟地熟，岂不晓得——自古金陵，米珠薪桂！此番杨龙友落难相投，瑶草兄多有为难之处呀！”

马士英拍着胸膛说道：“龙友非同外人，家母又多蒙他的照顾，再重的挑子，我也得扛！”

阮大铖倏地把折扇合起往桌子上一敲，打着哈哈，赞道：“瑶草，真乃重义之人，实令小弟钦佩之至！”

马士英向来粗大不羁，并不觉得阮大铖在虚意逢迎，还摆着派头说：“圆海兄且莫见外，龙友一表人才，倜傥风流，又是诗画能手。大家有缘相会，何妨住在一起，到了选美之日也好结伴同游啊！”



阮大铖揣摩着将老马带去无妨，但把杨龙友这样的青年才俊带上，若是他赢粉黛的欢心，岂非是自找麻烦？不过，他觉得马士英智短耳软，可以任他玩弄，接着说道：“年弟可不忍心给老兄忙中添乱，这么多的人住在一起，人多手杂，万一年兄财物有失，年弟一向清清白白做人，可担当不起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闲言碎语。”

马士英频频地摇着头，说：“你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小心眼哟！”

阮大铖作古正经地道：“大凡正人君子最重处世接物，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为保年兄家财无失，年弟就送你一张护财符罢。”说着，他就在纸上画将起来。

士英笑道：“圆海的戏瘾又发了？”

“哈哈！其实人生就是一出戏。”阮大铖看到马士英整装急欲接亲的样子，说着就交出了他画好的纸头，嘱咐道，“年兄如果不便，可以让别人代劳嘛。”他二人就这样仓促分手。

马士英在码头等待到杨龙友从陆家饭庄返回，双方久别重逢都激动得跳起来，气氛十分热烈，彼此都憋着满腹的话儿，一时怎能细叙。马士英头脑一热，他哪容得杨龙友谦辞，就将老母和杨家的一行人殷勤地接入寓所。作为劫后余生身处异地的杨龙友觉得能够受到这样的关怀，心中已经非常感激。当他发现舅父大人腾出正房来安排自家，更加忐忑不安，急切地拱手说：“舅父大人，家严^①嘱咐外甥就要另择居处，此刻能暂借一枝寄身足矣，住此正房岂不折煞文骢么！”坚持要换入厢房。

舅奶奶硬是不依，道：“杨马两家还分哪样宾主，文骢士英原是旧友，后来沾了点亲戚，何必硬分辈数！士英走后，我这个老婆子一直都叨扰杨家，要不是文骢啊，娘早成了孤魂野鬼了。文骢岂止是马家的亲人，还是马家的大恩人呐！”

“那是，那是！龙友你要是推来推去，我可要发牛脾气了哟！”马士英率直地吐出了乡音。舅奶奶看到天阴欲雨，索性搀着杨老太太，越秀婕牵起阿木、鹃儿搬起行囊，一乎隆进入了正房。

^① 家严：父亲。



龙友困倦已极，拥着病妻刚刚合上眼，忽然感到床上一阵冰凉，朦朦胧胧一看，床上出现一条金链。他十分诧异，抬头望见窗外，夜空蒙昧，烟雨迷茫，作冷欺花，将雾困柳，带来料峭的春寒，果然被老艄公言中，天已变得冷飕飕的。他低下头来，却见鹃儿蹑手蹑脚向外间走去。

鹃儿和阿木，是扎里苗寨酋长罗老夫人的孙女和外甥，龙友从贵阳突围，受到叛军的追击时，是罗老夫人带领苗胞力战来救，使龙友等死里逃生，求得援军。解围后，龙友重返扎里，苗寨已化成一片焦土，他埋葬了罗老夫人和殉难的乡亲，把这两个孤儿带在自己的身边，感情十分亲密，越秀婕小产过后已经失去再育的能力，也把这两个孤儿看作亲生。

此刻，杨龙友手拿金链，揣摩着一定是鹃儿以为他手头拮据，才把金链送来的。于是，他喊道：“鹃儿，快把你的私房收回去。”

鹃儿扭过头来，用她那稚嫩的声音，甜甜地说：“不，它是老天爷送给恩公的。”

杨龙友哪里会相信她编造的童话，接着说：“鬼姑娘，别哄我！你好好收下罢，将来也好为你做嫁妆啊。”顺手就把金链抛到她的怀中。

鹃儿撅起小嘴说：“真的，是从天上掉下的。狗骗人！要骗人，鹃儿就是个小狗狗。”她说就攥回了链子，扭头跑了。

龙友拣起，才发现链上挂有钥匙。妻子被适才的话声吵醒了，悻悻怔怔地问：“哪样事？”

“没哪样。睡罢。”他担心惊醒了儿子，拍拍妻子，轻声地说。

杨家人搬进去正房以后，马士英睡在厢房，辗转难眠，怨怪着杨龙友带着妻儿、老母前来，已经够麻烦的了。杨龙友大大咧咧的竟然还带着两个毫不相关的孤儿，岂非是诚心来打秋风吃大户嘛！于是，渐渐觉得阮大铖的话很有道理。他想：如若杨师孔在云南战地遇难身亡，杨龙友岂非要长期占着自己的窝嘛？鸠占鹊巢，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不妙，遂吩咐仆人金贵，不妨按着阮大铖的交代办理。

室内，杨龙友捧着这条金链子久久地思索着，脑海中浮动出一件往事：

杨师孔教子严厉，常常对小龙友说：“对于不义之财，千万不要伸手。小时贪取一根针，长大就会贪千金。”有一次，父亲带着他去参观董其昌的画室，



他惊奇地发现小书童从室内抱出一捆笔,里面有狼毫、兔毫、鸡狼毫……不仅质地优良,而且造工精美,并没有什么缺陷,小书童却把它统统埋进土内。小龙友觉得煞是可惜。书童会意,就从笔冢内取出了几枝,塞到他的怀内。回家后,父亲发现了,硬是逼着他把这些笔送回去。小龙友哪里能抹下他贵公子的脸皮。他哭啊,跳啊,赖着不走。父亲动了气,一把把他揪到董府去道歉。董其昌看到杨师孔小题大做,接过这些笔,把它们埋进笔冢,笑嘻嘻地将一匣御赐的笔墨送到小龙友的手中道:“好,小乖乖,收下它,好好画画罢。”父亲坚决谢绝说:“太傅,非是下官不敬,师孔惟恐惯坏了犬子的性子,到大了难以收拾。做人要有人品,画画要有画品,首先做一个清清白白光明磊落的人,才能做一个画家啊!”这件事,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底。

杨龙友正在回忆着,越秀婕发现丈夫兀坐着沉思,问道:“看你这个呆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龙友摇着钥匙链子,指指屋内的箱笼说:“你看这准是舅家大意掉下的。”

“我看他不是大意,是考察我们会不会穷极无奈开锁偷他的宝贝蛋子!”越秀婕向来狭隘多疑,说着,就光起火来。

龙友看人往往从好处着想,劝解妻子说:“舅舅大大咧咧的惯了,一定是他大意掉下的,他哪会处心考察咱们?赶明儿送回便是。”

金贵向窗内抛进金链后,听到杨龙友的这番谈话,觉得马、阮二人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渐渐移步离去。

一般说来,男人们的心胸宽大,看问题往往是就事论事,不会弯弯绕绕;女人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自己的身边,看事情往往会弯弯绕绕,绕出一网网陈年旧事。原先越秀婕与丘禾嘉相爱,杨龙友回到了故乡,马士英为攀高枝才极力促成了她与杨龙友的亲事。哪想贵阳解围禾嘉参军后青云直上,杨龙友落魄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越秀婕越想越有气。

翌日一早,她大喊大叫,喊出了大家,当众哗的一声,把钥匙摔到马士英的面前,叫道:“快把箱笼打开,当众察看,看看我们是不是贼娃子偷了你家的万贯家产!”

龙友一心想息事宁人,连忙把妻子扯开。越秀婕反而更加暴躁,铁青的脸比今天的天气还要阴沉,接着双眼圆睁,嚷叫道: